



09697

王奉常集卷之七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序

徐儀父詩集序



余嘗謂詩與樂非二也其始發於閭巷歌謠而太師為之節奏而管絃之以薦於房中讌饗即其究稍殊而其要歸於性情而已後世大樂寔亡而詩律與樂章漸離為二然曹劉潘陸人各為家猶有先王列國之風之意焉非謂其音與法盡出於一也故雖以周

王奉常集

卷之七

一

三品 張

家盛時書可同文行可同倫而陳詩觀風所繇各異則以發於性情者不可強也詩至於今日盛矣自一二作者代興狎主而韋布之倫景從響附人各行卷家自成書以自樹於世至不可卒辨然皆按聲捉字刻鷺之談余無取焉夫不能內緣至性姑緣其迹而求之人而求之人不能博古姑歛而之今而求之今不能盡其長姑歛而之一體抵掌之優孟且猶咲其寥寥而其人方跳浪恣且自以為詞場之繡虎噫弊已甚矣癸未秋余臥澹圃客有徐儀父者不价而賓稱詩而贄余目其名未有聞於搢紳先生也驟而讀

其詩非世人行卷中語也徐而察其爲人氣溫而貌古非沾沾噉名客也迫而問之始知其起諸生有聲場屋以好詩故屢困困而不易其好也余謂儀父君毋罪言君詩有率致而寡飾者有淺道而近晚者有微嫩而未穩於韻者然吾於君有取焉何也以其從情來不從人得耳君本爲舉子業俛得甲第顧心獨好詩日夜苦吟以自快其蘊而已閉門造車寧當有意擊轂狹斜道哉故吾於君樂府與其有管絃聲詩之趣於古體與其有幽人思婦之懷於五七言律與其有踈宕自寫之致聲不必諧俗興集而成語不必

王奉常集

卷之七

二

三八一
張

依人神來而傳即不抵掌孫叔寧令優孟咲人掣露茲其爲儀父而已儀父躍然而起曰予老江濱黜與搢紳先生游故無爲瑕摘然遇先生不可謂非知己願益勉去其所摘而益進其所與者儀父別去而僚婿張君伯含過余曰君知吾故人徐儀父乎是能爲詩而能不爲世人詩者也余听然而咲徵其言伯含因請以爲儀父詩序

白虹集小引

白虹集者余友人王君世周之作也蓋余弱冠而游君父子之間既余成進士稍有名當世而君爲諸生

復棄去日淪落不偶然讀其詩澹蕩豪逸無所不有
私嘗愧歎以爲不及也今人親見世周插眉置頰揚
袂曳裾不能易衆聽抵掌策事鼓唇談道不能取世
資往往忽而不道即有道者二三知己而外見謂游
士之行卷未許不朽之盛業也藉令易名而視雜置
陳編中不當擊節願見耶於戲千載而後捕聲逐景
之意日亡貫日垂天之綵獨在誦古樂府扛鼎食牛
之氣臆爲橫槩之英雄雜選絕律殫霞吸露之姿疑
爲謫籀之仙子齊梁小調迴風豔雪之詞想爲玉臺
之麗客即鴻寶秘於帳中紙價高於洛下而今日短
王奉常集

卷之七

三

童穉
言金

衣褰衛之世周已寂寞而不能自知矣子雲以來雅
有斯恨今古同視寧惟世周今之君子幸毋生當吾
世失之而徒抱異時之歎也

湯子重小隱堂集後序

舊唐書傳高逵夫以爲詩人之達者常侍一人而已
又傳盧綸豔其諸子之貴盛則謂大曆詩人有子無
如綸者豈不以祿位孫子世法所貴而詩獨能爲崇
耶湯公子重詩少與文內翰徵仲齊名而俱爲諸生
不第文以三絕待詔金馬門名聞四裔差不落莫子
重晚得一邑丞而已其窮爲最今讀其詩清雅恬和

與文同調而駸駸時欲度之兩公雖不能以詩顯如
高常侍然文兩子一孫俱用文學爲中外品員曾孫
舉於鄉湯之孫遂舉進士爲給諫給諫之子復與文
曾孫同舉盧氏之業方熾未艾予惡夫詩能窮人而
猶幸不窮其後也然使子重非窮而死詩道通顯子
孫或不能有今日非有給諫爲之孫其詩亦自不能
大顯於世此又交相待而成者爲書其後以志我明
詩人之盛云

方鏡狂詩集序

新安故多名蹟有黃山白嶽三天子都之勝攷靈輻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四

言

奇以待異人久矣顧其地四塞齒聚日繁而皆仰食
外郡以故操贏奇什一之術者蹄躔徧天下而詩道
最晚聞即北地李獻吉所稱程鄭二生管豹一班矣
然猶挾賈道以舒其俠未能苦吟哦工鉛槧稱薛蒙
之士也嘉隆以來王仲房輩始以詩道倡爲布衣遊
而搢紳先生若汪公伯玉輩用此道貴於 朝廷於
是新安彬彬多詩人矣而方氏爲最感自中丞公子
第群從皆質有其文而游大人以成名者散之四方
比比而見若鏡狂山人其尤著者也山人雅與王仲
房沈嘉則游旗鼓中原顧盼自喜今客大司寇潘公

所不佞故潘公吏也其郎君徵復以山人集來託序其端不佞即不識山人而誦其詩清風習習若想見其人乃爲序之曰方氏其先越人予以詩鳴於唐顧生而免缺又性好詆呵人人目爲狂生以故終其身坎壈不仕然後世高之者以配祀嚴光先生夫光不臣天子古之遺狂而干幸俎豆其側豈非以其狂似之不獨以詩而已今觀山人詩其意致不下於干而用鏡狂自字殆亦有繩武意焉然潘公爲大司寇貴重郎君繼起科第而山人游其父子間懽甚此游方之內者又胡云狂也抑不佞不能知山人而能知潘王奉常集

卷之七

五

朱
三百九十四

公公爲人蓋迹軒冕而心丘壑其與山人交而稱善意者說其詩而畧其狂耶不然將不迂於狂而更以狂爲賞耶始徵復屢徵不佞言而逡巡若有待者司寇公今歸老毗山矣此併其身游方之外當與山人詩唱酬益夥而激賞其狂彌甚不佞乃益得展腕爲方鏡狂詩集序也

黃憲子臨華新草小叙

黃憲子者金谿之快士也始余典豫童試事得其策而大奇之上之直指邵公公又奇之憲子時甫弱冠未有名諸生間人謂王先生得一妄男子胡渠稱奇

而憲子兩試南宮皆不利即余亦自疑其無當也今年夏余復起督學閩中則憲子走一奚奴千里來囊一帙稱新草焉視之憲子近所爲詩若賦也蓋吾鄉韓侍御公之按江右聞憲子名辟而禮之且命付之嗣氏於是憲子名愈益振而天下且以不佞名能得士矣夫憲子揚摧藻績協比宮徵識奇字工麗詞其於作賦蓋天授也於詩好慕說不佞兄弟翩翩乎肅離而待化余嘉乃績竊亦有懼焉何者賦家蔓衍卮葩迹類乎靡靡爲淫矜竒侈富迹類乎的然爲炫詩人豪舉抑鬱迹類乎任俠爲行又多布衣知己之感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六

四百八

迹類乎游大人以成名其才已足以中當世之忌而不幸其迹又足以供忌者之役故夫名所繇生害所繇起憲子戒之哉憲子書來云他人欲出其所長而不肖欲獻其所短充斯志也寧有爲淫爲炫爲俠爲游意哉吾固知憲子之必免於忌也顧不佞所爲望憲子者誠不止是謝康樂云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彼故爲芘芻氏語耳然吾與憲子不自有道乎即尼父所謂朝聞而夕可死者何物莊生亦云進乎技者非耶楊子雲文似相如晚而悔曰童子雕虫壯夫不爲杜襄陽詩人耳乃其言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

是二子者未知其於所聞何如亦誠不欲以技自命矣今吾於憲子皆從慧業中來其能有聞耶有得耶毋寧使漆園叟笑二子者之沾沾於技而不知進也憲子勗之哉

陸符卿集序

陸符卿子傳先生與先大夫同舉於鄉蓋世懋父行也少舉進士高第爲儀部郎一旦移疾歸終世廟朝不仕穆廟初召用巖穴高士先生始出補舊官尋進南符卿天下方想望風采然先生晚年屬疾不究厥施尋復請歸歸亡何竟卒先生素清貧自立起

王奉常集

卷之七

七

三百全元

家時不能具裝鬻其居而往歸遂無一椽子幼文集幾散失又十餘年而子某能世其業襄集先生詩若干篇暨文若干篇將付厠氏而屬序於世懋世懋里居時從伯兄元美聞過先生先生時已被疾猶呼大觥手酌之或圖山水一幀以贈已又同先生召用相繼爲祠部郎其泫然有感於先生非一途也乃稍刪次其詩文而序之曰吾吳自高太史季迪以來彬彬稱文藪矣若沈啓南祝希哲徐昌國唐伯虎之倫競爽代興皆被能事之目而名播海內外莫如文待詔徵仲者以待詔有高世行兼綜書画不獨倚詩文爲

重也後待詔而興者其人黃勉之王履吉袁永之陸
浚明皇甫伯安子循輩至不可勝紀自徐昌國早成
名與中原名士李何相旗鼓所爲詩若文頗脫吳風
勉之好古雖與先大夫同舉而名輩特先稍北走中
原與李獻吉相聞王袁諸君子即時有吳語亦各自
爲一家言其最後出而最服膺待詔者陸子傳先生
一人而已待詔重人倫節槩先生亦慕爲人倫節槩
待詔好恬退先生亦早爲恬退待詔好歌行近體詩
先生亦多爲歌行近體詩待詔妙諸體書先生亦工
爲諸體書待詔妙丹青先生亦工爲丹青所不能得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八

四
四
元

者待詔筋力斤斤九十不衰而先生中歲病廢則天
也先生於記序諸文似非所甚經意而雅志恒在詩
林居日夕多從待詔游倡和半之觀其曼聲亮節極
力窮構氣壓一時纒纒不自休志亦雄矣待詔常曰
必子傳也繼吾後者藉令不爲二豎所困而稍假之
年在閭巷歌詠太平在 朝廷鋪張鴻業下及技藝
標映當世寧當如所就陸符卿集已耶自待詔大耋
之年語稍率致而先生病後語亦遜少時食牛之氣
甚口少年走都下耳習搢紳先生言輒雌黃執文是
能不作吳兒語否文徵仲書画老博士耳何知詩着

文嗚呼吾不知其人篤志力學直詣旁綜即亡論待
詔何能一如子傳先生汲汲從待詔問業乎蓋余兄
元美少年盛氣一輕視待詔終身悔之故爲序其文
與傳鄭重可觀已夫元美能重待詔世懋何敢於父
行爲異日悔境也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爲吳
先民仰之而已

馮元敏西征集序

文之在天地間如雲霞吐舒無心絢爛春卉競葩心
目自悅然則轉舌而成金石唾地而見珠璣亦人所
時有也而經國如椽之筆不刊一家之言卒寥寥於
王奉常集

卷之七

九

三言全元

時代何哉其始失於重視天下之文而其究失於輕
視之也科舉之學賢豪自沒故有明經青紫干祿字
書終身涸溺於其中而搔手不敢一道古人語者即
有幸而解脫而吏道概中卮言拒外或畏難而逃之
理窟以自解或好偷而託之娛生以自恕自非道啓
天籟智創無師孰能親陳編而景慕驅夙態而特立
者哉故曰重視之失乃若詞壇幟立笳鼓迭興輦輓
之靈寶甫開輪扁之秘途未徹方當望前哲而彌遠
期來益於寸陰而筋緩神散遽自見爲不習之利不
悟文通之縮盡而方咲長卿之毫腐其人即景傳一

時固難以響流沒世矣此小巫所以短氣而逃薛譚所以聞聲而反矻矻成名詎不艱哉故曰輕視之失明與百餘年來學士大夫悶靈殽奇以待作者於是李何啓疆於弘正六子締盟於嘉隆而海內譚阮之士彬彬出矣馮大夫元敏者肅皇帝時諫臣南江公之子也生稟雋資弱不好弄通籍妙齡早謝俗業初好爲孟堅漢史臨川世說之學攄辭吐句固以標映秣林驚其頓捷矣久在職方凡受釐上計皇華采菽享會哀榮之典多所綴述公卿折行僉謂大夫不難當世作者而大夫亦不以千古自難然大夫性好王春常集

卷之七

十一

四百七

湛思不務爲驚人語已出而督學貴陽學務簡爲仕易優而山川絕域又多起予之益大夫神與之謀境與之遇其土風夷德調發戡定之畧足以見其筴畫椎髻雕結牂牁夜郎之故事足以發其奇變荒徼逆旅牢慄懣悽之情狀足以攄其感慨不平之氣故其言愈工而態愈究亡論記序疏檄種種臻境至五言詩之妙者源出于鱗而新鬱駸駸度之能令人擊節驚呼下涕乃大夫猶謂鞅掌吏道未竟其蘊一旦掛冠而歸隱吳門市中日事鉛槧屬不佞居海上則復而請謁曰吾子外朗而中潤吾畏友也願得一言以

弁吾集夫以不佞之少習家言而五十伎倆止此其於文蓋所謂始終而輕視之者大夫猶惜惜嚮往自謂不逮將無於古賢道岸猶謂望而未見耶不佞謂大夫之於文閎而肆矣於詩精而詣矣持此重視之心異日閎肆者之精而詣也精詣者之神而化也即不佞烏能贊一辭不佞老矣行且褻冠裳而走七閩蓋亡論輕重且懼以言爲大夫辱也大夫其謂之何

王生詩序

國朝於詩絕宋軼元上接唐風暢自北地信陽諸君子迄今淵淵金石聲振寓內矣而獨閩之人不甚嫻王奉常集

卷之七

十一

三百九十一

於詩嘉靖初猷一鄭善夫有氣骨而不爲其鄉人所重余少溺此好晚稍厭棄乙酉來校士閩越所過泉漳間文士墳起鬱興人操戰筆而求之諸生中竟無以詩應者僅於福得一王生湛耳因歎詩盛於唐士繇斯去白屋登青雲有以也夫今天子不策詩有司不程稅諸侯不贈縑錢而欲使海濱貧士創無師之智操不試之業果腹伸頸嘔肝剖腸以求知於後世不可知之人宜其諱此而歎工已王生自言少落魄棄舉子業遇觀察王君好爲詩得其詩而奇之固令就博士弟子遂受知於督學使者胡君食諸生既

顧數試不利今年秋就余試入優等而所遇知舉官
又生故同社詩人蔡君然卒被放此豈詩爲之祟邪
生詩於五七言律清和有宛致古歌行慷慨自寫步
驟得體調與善夫微異而不好從今人金華殿中語
一意爲盛唐而已其欲寥寥俟於不可知之人意甚
悲而偶與余值生故自詫王生不窮有吾師王先生
在先生笑謂生閩中兒王湛癡然生業事此不爲癡
不可得已冬十月余量移行省左丞生乃請以先生
漫言爲王生詩草序王君者名喬桂胡君名定蔡君
名文範余爲前督學使者吳郡王世懋也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十二

三百九十三

廉峯楊先生遊閩集序

今天下稱劇職即亡踰直指使者閩部當中原稍爲
簡易矣而自廉峯楊先生之按部不弁髦海邦其心
力恒倍人然先生之按八郡竣事甫一載餘而所爲
文若詩至成斐謂先生日治柱後惠文書安所得餘
力而瀚浩鉅麗若是世懋旣卒業乃歎而言曰夫文
士烏知所謂文哉彼誠以文爲文非嘔腸剝心不能
爲綺語炫世故多杜門擁被累月日而後成先生之
文無意於文者也將政事於是焉出而皆根極於道
德者乎夫柱後惠文言道德者多溺其職然不云御

史職在觀風哉乃其所以風者非道曷繇也先生奉
上命巡行八閩惟日夜恤閩之赤子而除其煩燠滌
其邪穢夫誰非政術之大者而其要則在明忠孝崇
禮教正人心厚風俗於是乎有密箴約言詳讞諸序
有座右繪麟天旱諸雜說有誅同安叛逆燬異端邪
書諸正義森若懸象讀之凜然此豈與世之工爲妍
辭者伍其道德與政事相融浹而後發爲文章夫是
以不苦索而自工不求工而自妙即餘情雅適韻爲
詩歌亦是物也先生蓋大梁人梁之先周憲王以樂
府著而大梁人始多爲詩歌其後李獻吉挽而之古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十三

列
賢

而文士更翩翩輩出獻吉初上發皇帝書繩后族又
爲韓司徒草奏誅八黨幾死天下壯其節而重其文
然其爲人好負氣而不澤於道德以故其政事所至
無稱晚稍差跌而屢屢以文章之亡自名而已楊先
生少爲諸生即好古文辭爲御史彈事磊落揭天宇
海內爭以獻吉早歲事比之顧先生意雅不以此自
多其所論述要以明吾所爲御史者而已若曰沉冥
於柱後惠文而猶能以餘力爭竒炫工即斲輪之技
射雕之手非先生所矜尚也不然武夷一歌奔詣臺
溢累千百言無非妙境即獻吉杜門擁被累月日而

得之者豈以是爲先生遜哉

嚴文靖公集序

代

蓋吾師嚴文靖公之捐館舍不佞某適待罪填撫三吳用故事爲公丐上恩悉從異數而公嗣鄉進士治等復校公生平著作褒爲集若干卷以授夙氏而屬末叙於不佞幸備公門下而序公所爲不朽者則何敢辭竊惟公以文學爲世廟侍從臣晚優遊林泉日多而椽筆所據藻揚厲何厪厪若此聞之進士君云公始爲太史時實豐制作而往往削不留稿已即供奉世廟於內苑公性忠謹單意應制遂不自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十四

劉

理鉛槧比爲冢宰爲亞相日益不暇歸多暇矣感上恩以予告顯務葆真養性布德惠於鄉里諸以文來請者不得已而後應之諸孤又緣公意不在多爲簡其疑似者門人具稿而公爲潤色者皆弗梓以故其存笥止此某伏讀而嘆曰美哉洋洋乎其盛世之文耶然以爲足以盡公者未也士君子遭時行志結遇聖主施及萌隸功烈垂乎竹帛聲稱逮於來世彼寧以卮言妍辭爲愉快哉即有之而徃徃以其大者掩而弗稱故燕許大手筆潤色一代而文苑弗列惟嘔肝剝心沉冥汗青之士稱焉此其人舉所不得

施之志而盡付於空言以蘄知於後所不知之人則
可悲矣文靖公事 世皇初爲應制文非其好也嘉
靖季屬佞相屏位徐文貞公建弘濟之勲而公爲太
宰首與協贊登正良幹旋造運迄於今 三世賴之
逮夫爰立經綸屯亨甫建而超然遐覽脫屣相位讓
元功於同列留餘澤於子孫時行時止道光明矣夫
子之文章其在茲乎其在茲乎今觀其詩若文不務
爲雕琢以塗人耳目意在闡性靈持體要而止蓋不
欲與文苑苦吟之士鬪長爭能相道然也其素暗不
能嫺文辭獨藉公甄陶力位備九卿末亦欲希公爲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十五

言千伏

其大者故尤不能一一而名公文也輒書所見而附
於簡末如此

王承父後吳越遊詩集序

唐以前詩道未廣至唐以此進士而士之嫺於文辭
者爭業詩則詩在廊廟不在山林終唐三百年所稱
山林遊士工爲詩者孟浩然方千輩不數人耳我
國家右經術士亡繇詩進者放曠疇世之人乃始爲
詩自娛宜其權在山林而世不乏響然弘正以前風
氣未開振騷創雅實始李何其人又皆以進士顯而
其間稍稍建旗鼓菰蘆中能與相角者一孫太初山

人而已山人於詩可稱具體未見其止嗣是而後馳
駢輩出六朝爾雅則俞仲蔚氏標其宗盛唐風澗則
謝茂秦氏專其律亦由孟襄陽河漢梧桐爲五言之
長城也蓋至於今而登進之門日艱譚稭之家日廣
裒衣古冠肩摩踵接皆自稱遊則詩道益雜而多端
而猥鄙嘔噓之夫時竄名其中以奸吏議至使縣官
下逐客之令其爲山林辱甚矣王子曰予於王承父
氏握手稱石交願爲之序蓋不獨以其詩云承父少
豪於酒不喜爲章句學與胡原荆陳貞甫顧益卿爲
刎頸交已復交王元馭范伯禎最後與余兄弟相得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十六

四十七

方益卿吏越則有前吳越遊貞甫吏楚則有瀟湘道
原荆貞甫死承父時有山陽之慟元馭拜相益卿中
丞遼左承父絕不徃干晚得疾瘡遂不復縱飲時況
輕舸徃來吳越間其游不能絕遠而自喜爲詩豪益
甚縣令今侍御徐君聞而重之固要與見已爲捐月
奉二十金刻其近稿曰後吳越遊時人兩賢之則今
之遊士所爲勤造請而不得者也承父於諸家聲律
靡所不工而尤長於七言歌行頃刻數百十言如荆
卿相泣樊舞陽裂眦灌將軍罵坐又如陳思王初見
邯鄲子叔傳粉胡舞說俳優數千言後整衣冠陳皇

王之道可喜可愕種種變幻真能以牛溲馬溲爲藥
餌嘻咲怒罵爲文章李何以還於斯爲盛蓋標其專
詣則太初讓精綜其全文則俞謝遜兼抑亦可謂詩
人之豪矣世懋間語承父今山林道衰所見唯有足
下願終自愛承父重感余言嘗慷慨謂余曰君無憂
叔承矣人爲君家兄弟所重即欲爲不好不可得矣
君無憂叔承矣其襟趣真率如此余謂承父不遊大
人而遊丘壑不以人遊而以天遊然則是區區吳越
者何足盡吾承父遊也余爲此序要使後之君子誦
其詩者知隆萬間有不辱山林士如王承父而徐令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君之好士亦緣是不沒云

延津李氏恩命錄序

世謂爵賞不足羈天下士余讀古載記所稱挫廉逃
名之士其傲視礪世之具誠然即有出身爲天下用
者要以亡所利而爲然或色喜於奉檄或流涕於鼎
食何哉彼其於爲親非身比也故夫耿介夷澹之夫
人主所不能得之於爵賞者得之於其親之爵賞而
已我國家令甲官七品以上者始得爵其父若母
生而封沒而贈仕者以爲榮然湏三載考最乃得之
又進而積勛伐至三品則亡論內外臣皆得爵其祖

父母仕宦至三品寡矣三品滿考最益寡矣而以外
臣滿三載得之則愈益寡何者外臣屢遷縣官意若
斬之以故仕者得爵其父母即見爲榮而溯澤父母
之前非八座大臣不得宜其得之者之侈爲異數也
對泉李公初以給事中獲贈其父如其官贈其母如
其婦已晉爲都諫出叅藩關中滿三載遂獲贈其祖
父母於是憲副明虹朱公倡爲歌詩侈之賡酬盈奏
矣而方伯白野朱公題之曰恩榮三世紀實也凡士
大夫之位於朝專而及民者莫如縣令遠而靡所不
及者莫如諫官公始以興化令察廉入爲給事中久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十八

夏
三百九

在諫垣所建曰益衆其於及民專而遠兼之矣天
子謂無以償之令以大叅秩居而故緩其擢以當異
數是宜諸大夫之豔其事而公亦懽然謂上恩難
報也公旣獲贈典遇革歸焚黃冢上已即晉關中臬
長而不佞懋最後至公謂冊當有序以屬余余觀公
坦夷雅正悠然有世外志而獨於上恩沾沾若是
豈非所謂爵賞不羈之士不於其身而於其親者耶
世懋於是窺國家所以鼓舞豪傑至矣

曾應元詩冊小序

王子曰余官江右蓋屢過新淦云新淦池濱漳多斥

鹵而邑稱饒問之其民蓋善賈四方也江右之俗大都言性命好節儉貴其鄉人不好非其鄉者至爲賈則益事織簪而諱言俠獨所聞曾君應元者不然家僅千金產而好游海內諸名人間詩酒翩翩爲豪自喜諸名人亦爭愛禮之余以爲絕不類其俗已乃知其父賈金壇交於曹太史應元生三歲而孤爲太史所子因冒曹姓久之始復爲曾由斯而觀自君父客金壇久已稍稍變其俗矣君孤而能立則太史擁護之功其始能識賢士大夫亦多繇太史傳客然能使人人傾倒自以爲交君晚則非太史力能得之也君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十九

四百〇八

始遊吳中得詩甚夥已又乞詩于余兄而最厚者爲汝南張助甫助甫余爾汝交也助甫臬三晉君將杖策訪之吳中善畫者爲君圖輞川八景而君獨以爲未得余言介其友陸汝陳而請余謂君之故俗言性命好節儉於道似近而君善詩酒慕俠游於道似遠然君顧舍彼而趨此何也丈夫要在行己意爲真耳得之非真即近遠也得之真即遠近也太史公稱劇孟毋死遠方送葬千乘及孟死而家無餘十金之財又曰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一敵國云孟行事不著一匹夫所以風動天下當必有真矣若曾君應元豈

吾所謂得其真者耶不然余友助甫海內人豪也豈
其以千金之士爲懽而見出條侯下哉儻君之鄉有
謂君不善變者則非余所知也

序

赤牘清裁後序

大文之近事理會人情剴決剖悉莫善於書箋表章
各奏記尺牘皆書之治也而尺牘之用莫善於書箋

王奉常集

卷之七

二十

六十六

未得余言介其友...
命好節儉於道以...
然君顧舍彼而趨...
得之非真即道...
歸哉不善變昔限非余浪味也...
其以千金之士爲懽而見出條侯下哉儻君之鄉有
吾拙謂辨其真者耶不然余友助甫海內人豪也豈

王奉常集卷之八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序

赤牘清裁後序

夫文之近事理會人情剗決剖悉莫善於書箋表章
啓奏記尺牘皆書之沿也而尺牘之用最繁其體最
簡何則賓主交酬書不盈尺或事須憑几而辨或辭
緣倚馬而就旣無關浩汗而雅有思致使攬之者易
盡而味之者難窮非夫巧於用短其孰能之故曰體

王奉常集

卷之八

一

三百五十一

簡而用繁是尺牘家之言也若孟公之親踈有意靈
實之五版並答斯其人矣六朝以還談者務以議論
爲宗不復明短長之用尺牘從此詘焉西蜀博雅君
子楊用修氏始緝是編肇自左史包兩漢迄六朝而
止專以雅詞叙登答之旨而已中間繁者畧損而就
簡遂使琳琅錯陳典刑再見雖王生論衡寶愴於中
郎裴郎語林傳寫於都下方之是編曾何足云稍恨
世次多舛褻錄之外不無挂遺家兄元美讀而少之
爲整齊其次多所裨益且使唐宋迄今片言之長咸
得自効簡編之末彬彬盛哉尺牘以來於斯備矣或

者疑用修絕簡未爲無意今之續編將無以博病精
余謂不然用修好古之士裁而患寡若乃醫師擇良
有蓄必用哲匠披沙在寶則獲毋傷古人之調勒成
一家之言博而能精又何病焉即使用修復生固當
不易斯言耳書成而余書所見如此

忠貞集序

忠貞祠者祠晉將軍成陽公卞壺也祠在留都冶城
歲久圯嗣而葺之者公之裔孫理問君岡也祠故有
碑文若干篇薦紳先生過而酌之文及他傳記雜見
者又若干篇集而梓之者理問君之子太學君袞也

王奉常集

卷之八

二

三百八十六

梓成而太學君以屬余序余嘗讀史至李將軍廣覽
其壯節輒津津色動也至孫陵敗降匈奴而隴西士
大夫以李氏爲媿嗟乎李氏敗耳即隴西士何媿焉
余聞之晉人蓋重門戶云夫所謂門戶者豈與夫握
如意而遊談烹鮮被穀世朱殷其輪而已哉其在資
忠履孝灼然而幟於天下也故有死而植之有生而
敗之者矣悖哉王敦氏之見憤兄含之敗而後知門
戶之衰也而不知夫石頭據周戴戮盛德事去而敦
之門戶衰久矣當晉之微士大夫以放達爲宗不復
知節義爲何物獨忠貞公以嚴見憚蘇峻之禍竟以

身殉二子繼之尸者三焉方其標正論於濫流之時
君臣父子之間見之定矣戰而弗克以爲有必不可
不死者存即湛七族將甘心焉意寧及後世名哉乃
褒忠頌節歷世彌顯國殤餘恩鬱爲名族卞之孫子
至於今賴之公歿而著節如公者寥寥也蕭氏之墓
袁粲及其二子死之臨絕恨恨數言讀之使人涕下
其事正大相類則忠貞之教也身雖陷沒國人哀之
至於袁昂而猶以忠門見褒於梁世當時背議而生
名爲賣國者獨非人哉不然以褚淵之早有令譽其
才地豈出粲下乎不幸一蹉跌戀戀朝露之末至其
王奉常集 卷之八
三
第醜之其子逃之江南之人歌曰可憐石頭城寧爲
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如是即位爲太宰謚爲文康廟
爲元勳君子以爲敗褚氏之類者自淵始也是故成
敗在數忠邪由人褚氏以辱袁氏以榮嗚呼爲門戶
計者在此不在彼明矣彼爲紹忠貞之餘業祠而葺
之集而傳之將爲是侈大其宗以傳於今之蕃且富
者耶抑亦豔前人之忠孝而歆其餘以爲子孫榮也
迹隴西之廢興感汝南之媿美悲敦淵之穢節以此
而負荷祖德可榮矣亦可懼矣夫推此志也其必不
以忠孝假人而門戶之寄在斯集矣若乃忠貞公之

行備在國史薦紳先生類能揚之余故不論論其所
以集是者附於下志以勵夫爲人後者云

唐詩選後序

詩稱唐不能盡唐詩稱加選焉務精也選至于鱗卷
厘七而終又加精焉即所稱代不數人人不數篇方
斯爲濫矣薦紳先生童習家言葉且不能盡收乃或
一二篇什信其獨徃間得之屈指之外右于鱗者以
謂宋玉東家之子宗其心匠博藝之士口其編而心
內不然者不佞能家置喙乎西方大士於教六通頭
陀總持神足耳根各從所入咸至彼岸緣於性之近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四

子伏
三直室

也即于鱗所選靡不稱精顧獨有專焉毋亦自其所
入乎藉令並薦之士同時而出一編將盡合乎抑有
所異其去取乎要無害於雙美而亦無所害於唐人
之美則各言其入已覽者從于鱗所入求之庶幾乎
苦心哉必曰較長絜短摘瑕指瑜則于鱗之不必盡
唐詩與此編之不必盡于鱗等也無所容吾言矣

呂氏書學指南序

夫書有二義焉上遡篆籀旁考鐘鼎本埋蒼之說以
繩今隸偏旁必講源流必審若子雲之識竒字許慎
之著說文此則稅林之著蔡賦家之宗匠宿儒先生

博綜者之所爲也秘鴻寶於枕中藏筆訣於冢內點
畫窮其異趣藻賞標其神品鍾太傅所爲嘔血衛夫
人以之流涕此則筆陣之前茅書輪之妙斲名士大
夫游戲者之所爲也若乃供奉之倫以書爲職必兼
二義厥職斯舉唐世有書學士吳通微兄弟爲之重
其職也我 文祖特喜二沈之書於時讀書中秘者
皆習其字後姜立綱出增損沈書構成內體而古法
蕩然矣迄於今濫觴下乘幾不可挽而余姊婿呂舍
人獨能憫書史之失職博探衆說成一家言用意良
亦勤矣身已告老義在篤終刊遺此書嘉惠來者此
王奉常集 卷之八 五
又君之善舉其職也覽者究其端委試之心手即未
能得倉史之本意紹鍾王之妙跡庶於書家二義亦
畧備焉

世說新語後序

易稱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者言之餘
者意之景測也是以莫逆之旨恒存乎相和

喻無與於心傳由百世之下讀其書而欲想見其爲
心不亦遠乎此立言者之所以難也晉人雅尚清談
風流蕩於後世而臨川王生長晉末沐浴浸漑述爲
此書至今諷習之者猶能令人舞蹈若親觀其獻酬

倘在當時聆樂衛之韶音承殷劉之潤響引宮刻羽
貫心入脾尚書爲之含咲平子由斯絕倒不亦宜乎
蓋晉人之談所謂言之近意而臨川此書抑亦書之
近言者也余幼而酷嗜此書中年彌甚恒着巾箱鉛
槧數易韋編欲絕第其句或勾棘語近方言句深則
難斷語異則難通積思累校小獲疏明終乎闕疑以
遵聖訓至於孝標一註博引旁綜前無古人裴松之
三國志註差得比肩而頗爲俗夫攬入叔世之談恨
不能盡別淄澠時一標出以洗卯金氏之冤初雖闕
之帳中旣欲公之炙嗜而忝知喬公見之亟相賞譽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六

張
三九三

即授梓人爰綴末章叙所繇梓是編也成吾豈敢謂
二氏之忠臣抑庶幾不爲風雅之罪人乎

金氏重刻四書集註序

音律之學弗講其原皆由於小學之失傳也古者成
童而就外傳則有聲韻象數訓詁轉注之學其所以
爲教甚精而學之者亦甚勤也今天下里塾率爲文
具而學究之學無所師承其父兄之所取望於子弟
者又以爲是童蒙而無足角勝之時於是字不必正
呼而就其旁音不必正叶而就其便書不必正韻而
就其俗甚者割裂繆亂其句而使不可通童而習之

以爲是固然而無足講求長而沿之以爲是當然而無可駁正乃有儒林號爲博雅廟謨試於經濟而叩其韻讀尚多有譌盭可笑者則其始之弗正然也世懋少苦童習老而繆爲人師每欲發憤教子孫毋蹈前言以救吾過而門下士金生者實先余毅然任之其爲韻從切矣爲弗能切者借音以便其讀畫必宗洪武韻韻兩用者爲轉聲以明之句必從官本官本有訛者叅之太史氏以訂之而其最善者得宋古本註與今異同者旁出而兩存之是刻也其以訓精吾不敢謂如古人也乃其訓勤庶幾乎今之小學家矣

王奉常集

卷之八

七

三頁全三

國家故重經術人各專經然至所謂學庸論孟四書者五經之士皆首習焉則其於士學尤甚急生力不能及五經而姑先其急者儻四方之士聞而繼起焉其於同文之治未爲無助也

荆溪疏序

叙事之書曰志曰記曰注曰疏皆古之沿也而注與疏最爲爾雅後世以爲近於訓詁廢而不稱注猶有稱而不自知者起居注是也而疏之名乃以屬人臣有所論奏甚至爲緇流作儷語募財亦得名之凡游覽名山大川及經行絕域土風旅况總名之曰記而

疏無稱焉自柳子厚永州諸記工爲形似瓌麗之語以標澄潭宵徑而世人皆慕好之所繇殆與漢晉間人就事紀實澹辭雅訓漸以離矣浸淫迄宋史筆化爲宗旨實事去爲虛譚名記耳乃不知有記夫安知有注與疏乎文之失裁莫斯爲甚王子曰余始讀張羽王氏西遷注而手不忍釋以爲大雅復作及再得百穀子所爲荆溪疏而讀之則益欣欣然謂明興復古靡幾文盛於斯云夫荆溪陽羨諸山海內所稱異境不佞蓋兩目飽焉而思欲吐一言以紀其勝恐以爲無當於作者而止百穀子之才故長於摸寫領王奉常集

卷之八

八

元
三

會又雅善韻語灑灑清新之句其於煙景文章業已不讓子厚若乃據事分疏典雅故實高識遠韻則盛弘之鄙道元之儔也異日有如楊子雲載筆而問方言左太冲徵事而賦三都取材是編豈淺鮮哉然則不佞兩游無述可也因不辭而爲之序且以寄游意焉

重刻水經序

蓋水經一書黃先生省曾序之詳矣其言闕肆麗爾大都侈其功用與兩家之文宜傳云爾第校讐未精亥豕時混人非邢邵疇能取適新安太學吳君絕愛

此書志存嘉惠力延陸俞謝三君假以歲月窮其搜
剔於是匠梓殫技觀者厭心書成諸君以屬世懋爲
之序曰物於天地間最鉅而最夥者莫如水其於經
紀法界浸漑萬靈功至矣譬之人身津液精血流貫
注伏皆是物也治身者不循其血脉意醫無所席手
治水者不辨其條紀意匠無所施功詎可無傳述於
世今荒度者受成乎子長號爲良史書止河渠蠡測
一勺耳後之作者竟無述焉世所馮依見天地之血
脉者桑欽氏一書而已欽書雖多註漏體嚴辭雅故
是作經法也後魏酈道元疏之旁引百家時發雋語

王奉常集

卷之八

九

朱
四百〇八

流濕之外贅行紀異博雅之士倚以爲談然經言不
典者已經道元多所刪定今去道元不能千載而余
所觀記源流或蓋何也蓋其說有三焉首楞嚴云見
水身中與浮幢王刹諸香水海等無差別是知人之
一身從少至老其間枯溢流壅種種不一水行天地
間而欲令千載一轍乎自魏迄今詎能無變此其解
一也時代陵谷聚落耗登或名在而邑徙或地是而
名非道元所以著新莽之稱良有意矣今之郡邑豈
盡元氏舊疆即波流不改而名號已殊安所定爲故
都繩其繆指此其解二也河出崑崙崑崙傳之載籍尋源

勝國星宿始聞故知身所未經終爲貴耳道元雖稱
多歷未便徧行魏疆况澤國在南天塹見限安能取
信行人之口悉諳未見之都此其解三也然則言在
先民鑒惟來哲好古者尚其與博經世者貴其變通
若謂書不足憑則負械之尸彭侯之恠何以見驗於
文人若謂書可盡信則禹貢之山川毛詩之鳥獸草
木何以頓殊於今日學者會而通之足明是書之足
傳矣若乃桑欽立言良史不著其名道元多竒穢史
貶過其實譚稭之士以爲遺恨而諸君子能爲表章
羽翼傳之通邑大都足使千載而上靈鬼骨香千載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一

朱
三百七

而下文人氣吐詎非方輿之殄覽寰宇之一快乎吳
君名瑄陸君名弼俞君名策謝君名陸皆一時嫻於
文辭人也

閩部疏小序

今天下内外官得行部徧者直指督學兩使者而已
世懋束髮宦遊多歷海内名山大川而恒以未識閩
越啖生荔枝爲恨歲甲申詔起爲閩督學使者以
是歲十二月入部過武夷山雨中酌先大夫祠而去
弗及遊以明年正月從福州出校汀州始迄七月而
畢入郡既已低首日夕校士而居恒慎儉不好市闕

物不羅致珍羞餽然頗有揚子雲之僻時時簪筆
從輿人問及輶車所經見輒記赫蹠上父之成裘其
言散蔓複雜都無詮次竊比於葛稚川盛弘之之義
例云爾倦游且歸鄉人父老從我徵閩事者懶於口
授手一編示之庶幾人得臥遊後有宦遊茲土者當
知予言之非侈

九鯉湖志序

閩山川之奇者大亡踰武夷而小亡踰九鯉湖皆有
神仙主之武夷有魏王子騫張席幔亭其事最著乃
久靈耀無聞矣王九鯉湖者爲何氏九仙其說本於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一

三言光

淮南王世之言神仙者多祖淮南八公然淮南王以
叛逆自殊死史言甚真故今爲何氏說者以父從淮
南王九子諫不從而去之大都反八公之事以傅會
太史公其實皆非實錄也乃余以爲七閩皆山郡也
危巖傾岳動以萬計而獨其中靈秀所融結爲武夷
九鯉湖即大小不同皆有駭心眩目之觀其必爲神
仙所託迹無疑矣九鯉湖以夢靈著故當世好奇之
士爭侈言之而舊志猥雜苟簡頗爲世所揶揄莆田
有山人黃天全汪司馬伯玉客也徃在京師不佞以
司馬故知山人屬不佞督學閩中司馬移書請以山

人志九鯉不佞方鞅掌校士未遑也已量移叅政所
駐在莆幸爲九仙地主乃檄仙游令請山人志之於
是剪蕪雜穢傳以近事殺青自正月始閱三月而成
凡得若干卷惟閩入中國最遲漢唐間事不著故山
人所記多宋以後言又神區頗窄攬勝易窮故多借
蔡溪麥斜以自廣此時與地爲之非山人意也然已
翻翻成一家言足與武夷山志共垂天壤矣昔陶弘
景耻爲頑仙迹九仙之靈亦未必不謂茲山缺典有
待不佞而成則山人著述之益弘哉志成當以填之
司馬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二

二三

詩測序

書不云乎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此譚執家
之祖也然而時有盛衰體有今古踐跡則亡奇標新
則傷雅寄興近則致彌淺取材廣則格易卑是不曰
作者之難乎曲調旣殊物好亦異狗人則違己性任
我則垂物情喜清新則鉅飭大家專雄麗則奴僕雅
道是不曰譚者之難乎自鍾嶸詩品以來譚執者亡
慮數百十家前則嚴滄浪徐廸功二錄近則余兄枕
苑卮言最稱篤論然嚴徐精而未備卮言備而不專
論詩若夫集諸家之長窮衆體之變敲宮扣角兼總

條貫其在胡元瑞之詩測乎元瑞始髫即工詩始從
何仲默入已乃服膺李于鱗已又規矩余兄其才可
以無所不能而專欲爲詩人不朽於來世遂屏棄一
切寤寐作止悉寄於詩道日以尊而自負亦日以重
宜其言之詳而核肆而周非若余輩之偶攄胃臆已
也不佞知元瑞於弱冠而元瑞亦以父執繆見推顧
與余持論大體多同而微旨差異余以爲政不妨異
也夫以余之淺弱尚不能強我以從元瑞而乃欲元
瑞之下同乎古往今來才情萬態若春花媚眼國色
傾城必使作者如出一手譚者如出一口則此道非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三

三頁全

難趣亦安從博哉惠子爲庖莊生乃施其辨武靈變
俗諸臣不廢其論彼其究於異者而猶若是而况其
微異而終同者乎後有作者當知吾黨之士非區區
梁丘生好爲同者也

徐氏刻劉真註黃庭內景玉經序

仙之說遠矣自伯陽叅易卦而稚川明服食乎叔指
金丹然皆以度世不老爲術未有言全真者言之自
王重陽氏始吾師曇陽子之化也自謂它年王害
風而教弟子以熟讀黃庭經又自謂於河車升降之
說實未暇學即指歸可究已蓋玉經一編大都令人

認識身中所有而其要言則曰舌下玄膺生死岸曰
真人在已莫問鄰曰清靜神見與我言似與諸家所
入不同蓋全真之教之所由來也是經註疏不一而
獨重陽弟子劉長生所註卓詭奧爾爲吾師所賞世
懋每欲鏤行而力未暇雲間徐澤夫氏以名相孫雅
好恬澹之學知是註師旨所在乃手自校讐入梓頗
極精好以便同志者之覽誦第長生是註不爲章句
訓詁率以四言成韻雅類焦氏易林昔人謂郭子玄
南華真經註非郭象註莊子乃莊子註郭象也初學
之士意在條析恐不便於繙閱者有之然吾聞九方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四

三百九上

臯之相馬伯樂氏以爲得之驪黃牝牡之外彼其於
天下事粗者猶然况以言道乎即謂黃庭經註劉長
生又爲學人生一悟境何所不可金剛經曰如來爲
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澤夫其領此義

大霞洞天序

日余巖居太霞周子爲真陽令自真陽書抵余求所
謂大霞洞天詩者不佞業從諸君子竊賦之矣比數
載官京師而周子以王官來磬折道側敝裘羸馬色
慘如也相與勞苦已索其詩橐諸詩在焉已又出所
記太霞洞顛委大都述其谿衍嵌空磈磊瓌恠之狀

龍怒虬攫碁置黍積殊形極態若化若構信天下奇麗華陽小有之倫也爰取道經顏以太霞之號稱其名矣夫名山恠洞世多所稱說類不能身有其地周子生滇中得有之且其汶於藁棘灌木之中蔽於蠻落酋豪之手歷千百年劃然中朗若洞之靈挈而付之周子余意夫周子之樂斯不以三公易也然且婆娑一令又左爲諸侯王傅月請斗米逡巡曳裾而不去何樂於斯而以易吾洞耶即周子亦自謂爲此洞咲則余誠惑焉嗚呼是安知天下之惑有大於此者今夫世所利爲王公大人者豈非以身享萬石之奉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五

四百八元

而力足奔走天下之人哉羞珍擊鮮鼎食牢養自以爲甘不知其以飡朝霞者視之爲土苴也中山薦醲宜城設醴自以爲懽不知其以觴紫霞者視之爲櫛水也貂列金鋪羅垂縠揚自以爲麗不知其以冠朝霞者視之爲桎梏也是其享於世彌豐其去於道彌遠輪蹄之逐機械之鄰而以跂望於赤城之標此寧獨形與之遠哉乃神與之判矣夫周子敝裘羸馬而逡巡王國其有一之足樂乎此者耶斯其得于世誠薄矣是以莊生逍遙吏隱漆園葛洪抱朴求令勾漏波誠溷迹寄傲知夫得之薄者不吾神之累也周子

形在塵埃而玄心泊志固以神王煙霞間矣它日興
盡而返對於山之靈猶故周子也霍然而悟人世種
種可喜可愕悉爲幻境即視洞中諸異態一切付之
無何有之鄉余恐神僊之幻有斯洞將復爲周子啖
也

司職方畫冊小序

職方郎司君傳野以雋才射策甲科爲劇縣令用行
能第一入補今官其不爲臺諫以年少未中程也諸
公卿且以國器期之而君顧慕好山水樂爲詞賦丹
青家言間命工畫者圖天下名山山水諸名士詩其後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六

三百七十六元

而嶺南黎中秘題之曰海上僊山曰壺天羽景若有
羨乎世外之縱而求夫所謂逍遙游者夫君才若乃
新發於礪其於人間世之涉也淺似木宜厭苦而輕
去之柰何其以山澤之癯自好也大都天下士必有
遺世出塵之思而後能不滑其中不滑於其中而後
能利乎其外故以道觀物朝市山林皆幻也要以其
近而易入者言則醲甘窘迫者之日離當必求之恬
澹閒寂之鄉矣宗少文愛山水晚圖其壁間命曰卧
游每謂人云撫琴動絃欲令衆山皆響王右丞維亦
自畫輞川圖與裴迪分題命句至今讀其詩想見其

爲人此二子胷中要自無一點塵其於事功固未暇
論則其遇然未可曰二子者之必無當於世也然則
求司君志者固亦驪黃牝牡之外與

五嶽真形圖序

吾友黎惟敬博雅君子也手紀五嶽真形圖蹟以示
豫章宗人貞吉且曰友人王敬美在匡廬必屬之序
不佞非國僑張華敢當是任五嶽之來遠矣唐虞以
前靡可遐舉自重華封山而嶽鎮歸然載在祀典以
至於今秩如也九州之土是不一阜而是五者長爲
天下宗屹定五方之位歷萬禩而莫之敢易何也且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七

三言全

也奔走玉帛柴望羣秩必鄉蕙蒿之日久天豈無大
神焉是昭是馮以爲之主吾以謂聖人必通其故而
特秘不之言也禹爲九鼎以昭神姦百惟備焉使民
入山林不逢不若當其時曷覩所謂丹籙金書道家
之言乎而其事神異乃若此徒以其在人耳目載紀
班班學者遵而道之五嶽圖最晚出又出道書其言
神姓名多傳會不經而所引漢武外傳非正史之言
以故鄒魯之儒擯而不道及覩其圖瓌異慌忽邈不
知所自來以爲五嶽之精靈舉而盡之點畫間固不
可然律以儒家言謂誕謾必無所當則亦不敢今夫

鳥篆朱書禁氣禹步淺術也而道家能者爲之以呼鬼神召雷雨舉若左券安知是圖也不更有精義妙旨加於符籙者耶使有聖人者明而勒傳之又安知不張大永久比於禹鼎耶王先生曰余嘗覽道書稱五 神名者不一有曰東姓玄丘名目陸南姓爛名洋光西姓浩名元倉北姓伏名通萌中姓角名普生其見於魚龍圖者則又以圓常龍爲泰山丹靈峙爲衡山浩鬱狩爲華山澄澗澗爲恒山壽逸羣爲嵩山神姓名云與真形圖所列互異如此大都出譌撰不足徵異日使傳信之士有疑於斯圖者諸名姓爲之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八

朱
二頁四

也請以質之唯敬爲然否

李氏族譜後序

族譜之說緣宗法而起今世禹族類皆有譜然余以爲譜之作有三善焉而作者亦時有三失三善者何維木有根維水有源人誰無始得譜而尊此一善也譜牒具明歲時伏膺雍容有禮遂使齊民之家儷於世胄此二善也形睽而可使相識名雜而可使無犯吉凶慶弔藹然相關繫譜是賴其善三也然匹夫崛起漫漶莫宗而作者傳會支離必欲昉系侯王本支賢聖使血脉無關精神不聚此其失一譜吾族乘也

非吾一人乘也吾爲族人譜而徃徃詳吾自出而他
之畧揚吾所生而宅之抑胡以示公於族乎此其失
二族大而夥好醜不齊間有高於史筆者起而書之
見以爲不虛美不掩惡顧其人無後而書則篋死者
其人有後而書則闔生者此於文可以垂世而不可
以合族故其失三始余行部餘于見其民間皆有祠
宇俗最近古而李氏者尤爲鼎族比歸臥里中叅知
李公備兵吾土遷秩將行出其族譜命余序之卒業
而歎曰有是哉具三善而無三失者李氏譜近之矣
蓋譜翔於助教公而大備於比部公助教公之言曰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九

章本
四

吾四世而上遠不可考者闕之可也又曰吾不敢妄
攀同姓之貴顯者即祖西平而叙者猶謂非先志也
其系圖生年爵里婚娶必備其立傳非賢者不載其
賢而次者下者不溢辭見美不微辭見刺列名而已
即比部不敢私其親也其於法可不謂備且善與然
吾觀譜中諸李雖多通顯卒無有至四品者獨教授
公最賢而官最卑余兄特爲之傳即叅知公高祖也
而教授公之祖母舒爲節婦今叅知公之母夫人張
亦節婦由此觀之其祖父母培之溉之以大發於公
李氏其未艾乎夫闡揚光大以成比部公之志叅知

王奉常集卷之九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序

五嶽山人尺牘序

五嶽山人陳玉叔蓋齊年不佞云弱冠時會吳明卿坐上各有旗鼓中原之志已先後成進士而不佞於文章官伐事事讓玉叔年至五十又多林居之日顧常自醜所論著漫漶篋中不能理而玉叔宦游多暇盛德日新其詩與筆蚤已勒成一家言則余兄元美王奉常集

卷之九

一

三百三十一

業爲序而傳之矣萬曆甲申玉叔爲閩右伯而不佞起家來督閩學其明年秋試事竣玉叔手一帙而授之曰五嶽山人尺牘其富幾與集埒不佞以謂此玉叔碎金耶夫尺牘之制何昉乎自公家孟公之見珍始也厥後桓靈寶劉穆之朱齡石之倫皆以尺牘擅名當世而世不傳其書獨王逸少以孟公之珍差令後世畧見風流耳若乃盈縑疊素悲鬱感慨之談流響金石則李少卿司馬子長嵇叔夜輩又不以能尺牘名何也豈非短長之用各殊而才故有所不能兼耶玉叔生長平世所至居美秩無牢慳不平之感助

其舒寫而能以韶音雅旨博洋洋纒纒之趣至其延
納風流接引後輩投箋納啓殆無虛日而人爲飽欲
片言寫送都有意致其於短長之用可謂兼之矣藉
令孟公靈寶之札流傳今世不知當有加吾玉叔否
晚世事不師古若宋孫仲益黃魯直所傳刀筆萎蕪
亡奇 明興稍稍振之則汪司馬伯玉最稱有法而
吾玉叔用在意法之間俱能上接漢晉下陋孫黃使
海內人士操觚接擊爭剪赫蹠爲爾雅談則兩君子
之風遠矣

荔枝攷小序

王奉常集

卷之九

二

頁十八

吳

陳右伯玉叔蔡駕部伯華皆予執友也而皆官於閩
伯華謫爲鹽官時居閩最久啖生荔枝弗嫌爲之說
而貶之比來典試再賦香櫞盛誇其美欲令班荔枝
上伯華書一通遺予予時欲爲荔枝解嘲冗弗暇賦
丙戌春予來自莆玉叔授一編曰荔枝攷前後徵荔
枝事博極群書畧無挂漏余听然而咲敬謝陳先生
足下幸甚爲側生吐氣遂令王生賦不得作夫豎譽
愛憎之口所從來遠矣我非彼彼亦非我兩吻相角
不若造而問長年三老何則彼所徵者衆也故羊棗
偏好於曾點羊棗不以其故永譽荔枝專惡於伯華

荔枝不以其故損聲假令予賦而相角彼亦且羊囊我耳玉叔不自爲政贈炙哉將不爲天下月旦乎蓋予始嘗火山於漳幾謂荔枝橫得名耳稍入夏於泉啖桂林便謂爲佳六月居莆飽啖狀元香風味品絕七月還福更啖長樂勝盡甘醲倍之火山見今攷中而桂林狀元香勝盡皆今人名不載蔡君謨譜豈即當時陳紫類而異其名耶玉叔謂吾子當併序之爲吾是書增價聊復及此昔米元章辨顛於蘇長公長公戲曰吾從衆倘伯華瞋目而爭予請以是譴對

二酉園記序

王奉常集

卷之九

三

三四

古稱名園南則辟疆北則金谷平泉辟疆故不以文名石季倫文矣而不爲記李文饒最號有文爲平泉莊記矣而園之勝性往出其文上王子曰余讀陳玉叔二酉園記與博麗爾意其勝埒古三名園而竊性玉叔素士問何以能爾玉叔咲而不荅玉叔胷中故吞雲夢八九筆端能使崑嶼不移而峙草木不根而植而又好羅致名人語以自塗澤宜其讀之而使人褰裳欲往也至其辭多引辰陽石室善卷穆天子三閭之倫神合天傳意象超忽殆不從人間來矣余謂玉叔此記是生平第一文字遂令二酉爲天下第一

名園然從楚人談茲園從今人讀今文猶謂余二言無當也頃千百年後陵谷遷夷而此文巋然獨垂千古之士津津茲園遠駕辟疆三君近齊弇州老子而余與王叔恨不得從旁一撫掌而竊聽之耳弇州者余兄元美山園也

江西鄉試錄後序

我皇上紀元之七禩歲在己卯曹安之辰教諭某實應御史聘主江西試入其疆而覩田畷媪婦之至喜蓋黍苗芄芄如也入其國而覩都人士之盛衣冠焚如也始入簾而御史董百執事懲茲以聽則內外

王奉常集

卷之九

四

論夏
三十五

斬如已閱諸士所爲文多矯矯國香餘膏剝馥至不可盡收拾而拔其尤者九十五人以獻則所謂楚材翹翹者也於戲胡此都人士之盛與天下中原之地敞於四爭而其餘皆以海堧荒塚爲徼獨此地沃壤四包而衽席其內自黃虞以來不大受兵燹厥土所出無丹青楮堊瑛玢南金之屬可當於蜀漢無珠琲翠翹朱提鞞鞋之珍可當於南海六詔無竹箭蒟阿阿錫綺紈之美可當於會稽三吳即所稱任土作貢厘厘若信之赫蹠饒之陶型而已蓋倚天之匡廬黏天之彭蠡不爲物產效而盡以融疑鬯泄於人文自

高皇帝定洪都有天下而此邦之士常爲天下選其
盛至於正德己卯之歲而微中於陽九元二之數維
時漚戍內訌潢池弄兵楚之東蓋岌岌然然而館閣
之臣見微而逆拒搢紳之士毀家而從戎斯亦足明
得士之效已 世廟中興南紀救寧以及 三朝煦
覆而齒息之又六十年而爲今 皇帝之己卯頌白
之老目不識兵革徒見夫穹然高者爲匡山黝然深
者爲彭湖即求往日囂呶之所而無能言者士之戴
上恩良厚矣牢慙化離之感無迫乎其中而家絃人
誦以求中於 上之所任使上者談性命稱節義以

王奉常集

卷之九

五

伏吳
四

傳於鄉之先達而下者亦攻爲一切佔畢之業以覬
于升斗自致之路語有之荆山之下以玉抵鵲彭蠡
之濱以魚食犬夫士有浮於額而不盡登耳此邦之
所患寧少文哉某不佞獲副茲典與有一日之長則
請以而土之產爲而多士告今夫赫蹏之在信也陶
型之在饒也其質皆任之於天而其力恒盡之于人
木採而楮山採而土沃以流泉鍛以大火日取而不
稱竭焉足也材堅而完體質而素然後染以五彩被
以丹青華而不稱靡焉實也大之以供軍 國輸
尚方下及乎萌隸以爲日用飲食之需罔不稱利類

焉適也是二者之用於世則誠切矣夫士國之所
謂南金大寶也其爲用豈直於爲紙爲陶而已行將
爲縣官匠鑄萬有衣被黎庶乃其所樹建將無有淺
中而不足於求者乎外澤而不麗於實者乎一曲
偏而不適於用者乎有一於茲是實其名而其用顧
出於赫蹠陶型之下也玉卮之無當土缶之弗如而
多士其性命之談而務實之以學節義之稱而思蹈
之於道異日效於世而褒然有稱曰某某其所取士
也則不佞席有榮焉母寧使人謂子利器之求而無
當於好用之式猥以爲爲工師者罪也而多士其幸
王奉常集

卷之九

六

天伏
三頁六

勗之

江西已卯序齒錄序

代

江西已卯歲賢書成不佞某實臨之業爲錄獻上矣
已復有序齒錄何出於九十五人之所私錄也錄私
也曷爲以不佞引其意以助賢書所弗逮也曷言乎
助賢書公典也惟詭冒是譏即親仇弗計名一成而
不可顛倒當是時子得以先父弟得以先兄要在
一
意爲公而已逮夫鹿鳴旣歌鴈行以進而此九十五
人者究其身定爲異姓兄弟若是而肩隨之禮弗講
家世之誼弗通是漫然猶途之人也且使有競心焉

是故爲之次其年月日時爲之書其祖父兄弟爵里使之出入得以相讓往來得以相聞慶弔得以相通聯數郡之人而雍雍怡怡比若天顯在是舉矣烏可以弗錄也抑不佞於是深惟焉有司爲 國家登明選庸爾九十五人者一旦褒然有以自異於衆也豈徒欲使之鮮衣怒馬甲第梁肉相望於郡國而爲子孫稱衣冠族哉業以賢舉爲兄弟其必也居而考德問業出而協恭和衷歸而稱鄉先生以表正於閭族夫然故錄足榮也諒不幸孝廉之是群而一敗類者介乎其間惟耳目是營惟妻子是慕陽麗陰叛以王奉常集

卷之九

七

伏檢異批
三百六

詭於搢紳先生之道其名曰弗齒循名而求之將無憊然有餘懼乎蓋不佞之不能忘情於二子也則願二三子亦毋忘於不佞之言是爲引

福建武舉錄前序

天下挽強士稱西北馬國而東南爲弱閩居東南偏宜最弱其民山居者習刀耕火種海居者能撿餘皇帆巨浪如使馬而皆歎弧矢之利自 高皇帝定八閩防洞島諸蠻夷內訌乃徙中國諸材官鎮戍聯絡而居而閩人始間習射然地濕筋弛擊不甚力而生齒蕃溢士多習爲舉子業者蓋不啻倍蓰馬國云歲

所錄青衿百不能一得則往往蠅集武試以希將帥之遇今之縵胡纓挾雙鞬而來者皆佔畢之賸材也勢不能人得所欲又多工爲胠篋詭遇所王在於能蹶張者則身蹶張而後以搯觚之人代所主在於能搯觚者則身搯觚而先以蹶張之人代其人既不耻倖中而上亦以餘食贅行畜之則武闈之弊且日益滋歲乙酉直指使者楊公來按閱諸察廉慮囚事蘄實濟而尤於文武二舉惟戒惟愆先是秋八月鹿鳴之役公所以綜理防維精嚴甚士皆稱得才及是武試公廉知其弊瞿然曰御史爲國家求真才文武

王奉常集

卷之九

八

伏論吳龍
四百八

等耳吾安敢弁髦之爲奸進者竇乃下令曰諸所列巨械懲爲奸利者懸金錢賞能發覺者具如文場故事則士已聞風而懾已再令曰士射中式者人自書年貌於姓名下以防互異於是謀爲詭代者皆嘿自引去已又令曰能射而不能文者即非詭代當與杖於是材官子弟諸引弓之民目不識一丁者昨指不入矣將入闈世懋與諸大夫揚觶而言曰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三問而士之從射者不過數人爾諸士之廩廩於直指公之令也尚亦有矍相之士在乎其竭所蘊以對比入而閱其文其言多麗於韜鈴而中

竅實若不爲佔畢之餘也者蓋數揀之得五十人焉
世懋以故事當爲序則又偕諸大夫揖所取士而進
曰世儒類言先王純用文德而紕武力若然者兔置
之夫胡以稱赴赴爲公侯干城腹心也先王之世文
武並用惟其所長上各以真意求之而下各以真才
應之耳今 皇帝日明習南北邊事數延見大臣以
求才實大中丞沈公實來開府申嚴軍令士皆鳧藻
待用而直指公又以真意臨之故一時士爭奮若速
肖然夫士顧真僞何如耳士非真才即明經金紫適
足資其魑戾恣睢矧彼武吏要曰真意所臨無論文
王奉常集

卷之九

九

亭橋吳鑑
三百七十七

武今日棘闈方丈地故孔氏之躩圃也士勉之行將
上於大司馬而叅伍其策豈無有干城腹心之士盛
於周家者出焉以應 上拊髀之求者即未能空群
而取寧以東南孳力爲羽林茨飛讓毋寧以經生餘
習厚蒙虛詭之辱哉士勉之則無忘公所求矣是爲
序

福建乙酉舉人序齒錄後序

萬曆乙酉 上用言官議復嘉靖戊子故事以翰林
院史官一人兵部郎一人來典試事而直指使者楊
公實監臨之舉錄成則典試二先生業已先後序之

矣乃其私而齒錄於家也例當請序於監臨之使者而不佞憊猥以一日之長亦得從而後焉乃掇公餘論而爲序曰夫士亦知其所以貢於國乎物不必產于中原而亡蹙者自至士不必生乎京國而觀光者自集其用同也今闕於天下稱最偏矣然而山澤之饒厥包橘柚飴鐵海錯之倫日走江淮至輦轂下角竒而競先則市道然也夫士之用雖同而道非市道也閩地不能當天下之百一而人席鄒魯之風泉漳之間佔畢之聲四達其待試於郡縣者亡慮數萬餘人其入試於不佞者尚亡慮萬餘人而後以其三

王奉常集

卷之九

十

伏吳
四頁

千餘人上之使者比其稱入彀而登名則九十人而已士之習而多得而艱也其無乃有競心焉而市道之謂何則序齒錄所爲作也昔在後漢孝廉限年而舉唐制不年限而歲一取士多不過二十人至宋而貢士益繁序齒錄實始焉其在於今大都用文薦則齒益錯落不倫矣九十人中豈無有抱三刑之悲經百戰之力侷盡而始得之者哉而亦豈無席初至之銳試新發之劓非意而驟得之者哉若而人者業已盡忘年而第第之矣吾以爲長者當崇漢家孝廉之行無務懷主父日暮之私庶幾哉無競之風以爲幼

者先乎乃幼者母曰吾一日千里躡老成而忽諸毋競于鄉毋競于國彬彬然終雁行肩隨之心是足多也不然使天下視八閩之才若走都越國之貨先者貴售後者下估則何取于是錄之刻哉不佞於諸士友道也故其言不以美而以規

乙酉歲貢序齒錄序

國家以鄉會舉士任天下大事而又以歲貢士盡天下人才且使貢者有遠志仍得以鄉會進是使鄉會之士才不得下而侵貢而獨使歲貢士之才得上而應舉豈不謂待士盛心哉顧熙皞之日又文盛齒繁

王奉常集

卷之九

十一

劉言金

士困於需次不得獻於是文學掌故之任類多篤癘士矣當事者病其然乃易爲選貢之法選貢之法行而始盡以文去取則老成之士往往絀於新銳新銳者日益進而老成者日益積此亡論明經之士老死間左終不得爲縣官尺寸用而其摧阻抑鬱之態亦足傷士氣干天和甚非 高皇帝待士心也今 皇

上之十三年當天下鄉大比採言者言六人陪貢非制 詔仍舊制以一人陪而是歲復當天下大貢世懋適任爲督學使者半歲中走八閩錄竟大比士而以其間群諸貢士而試之士皆感 上德意爭自奮

擊力爲汰其大不可者一人而已餘皆以正得之而適有天幸無支離龍鍾者出乎其間咸濟濟而見請所爲序齒錄序於余修故事也余謂齒之尚於先王舊矣而元莫重於學校至國之世子猶齒於成均則所謂將君我而猶以齒讓者也爾諸士積養於鄉學有年矣其素所講習而後先者是禮也今且進而登之國學行將與公侯卿大夫之諸胄齒其不願入者即去爲文學掌故教諸後進子弟安往非齒讓地哉况登老成紬諸少年新進主上之微旨於是乎在則是錄也烏可無作蓋余之貢諸士亦嘗第其先後王奉常集

卷之九

十二

重刊

顧所重不在彼而在此爾諸士其益彬彬無有競心以聯一時兄弟之好稱上用老成意焉是爲序齒錄序

江西歲考錄序

今天下登賢無二途自鄉而大宗伯而進之天子之廷異日爲縣官任大事其始進豈不繇督學使者哉明興以來搢紳先生學官弟子道督學使者善狀其人可計數也蓋至於今士益以廣文益以盛而使者益艱其選矣則又屈指而稱曰某某所首取士多中有司程也若以爲使者課殿最是則然矣乃余以

爲事有不能必者三不能必吾所取當乎有司者之
好也不能必有司者之好賢於吾所取也而尤不能
必士一日之長効乎吾前者復効之乎有司之前也
是則有合有不合焉有幸有不幸焉若莊先生於江
右則世所屈指以爲賢而必當乎有司也者然而以
謂未足見先生之大也何者爲有所不能必者在也
夫江右自洪永間文弔天下而王文成又以其學師
而帥之髦士輩興鬱乎勃宰理窟矣今其啜精咬英
而登乎斯錄者又其琬琰之最而剖之乎卜氏之獨
鑒者也其文汪洋浩汗而其究皆根乎旨趣彬彬焉

三奉常集

卷之九

十三

四

渢渢焉將以爲天下之寶盡在是矣乃先生間爲余
道先民所以立言之旨洗一切陋習其言奧卓多出
諸生意表者即余爲爽然自失而後知先生所以風
士者不盡斯錄也夫以士之素所踴負而畢其技於
先生之前已足稱文獻而馳驚乎當世又况其澤於
先生之教者至深也繼自今登於 天子之廷將無
有得之意表而褻然名天下士乎發爲文章潤色鴻
業庶幾乎温厚爾雅所謂典謨訓誥之風者將使天
下屈指而稱曰某某先生所首取士也儻以是見先
生大乎始先生與余兄爲同官而不佞世懋繼承之

江右共事三閱月以世誼故屬之叙乃爲大臆說如此要以知余之見先生者素不必於斯錄而後知也

八閩式士錄序

萬曆十二年八閩之督學使者歸 詔即世懋起家代之任於時迫冬馳入閩部屈指試八郡士半載間大比期及矣而閩素號多才然聞其耳學景傳剽攻祛篋特甚則日夜懼不稱任使亟爲科條飭之度已布士聽乃身馳之汀始自二月迄七月終竟八郡一州凡取士三千餘人而擇其文之善者與司理劉君商而刪之得若干篇命之曰八閩式士錄夫式何爲

王奉常集

卷之九

十四

三原先生

也在車曰軾取所以憑也夫是亦士之所憑而習也第其言不余始 國家功令取大比士曰鄉試中式若干名則是其所取者固士式也而是錄也又士所由以適于式也然則吾之所以式士者能必爲士之所以中式乎曰不能也吾不能必士一日之長復之於異日而又不能必吾不該不徧之見盡合之乎縉紳先生乃其所爲意則良苦矣竊以爲文足觀人心之邪正而其究實關世道之盛衰今夫雷鳴而吠聲掇皮而淺中竄首而易尾巧獵而浮傳此必非端人之言也淫哇支離狂恠怒張叛道離經釣詭爲彛

此必非盛世之文也吾懼閩士之有一於茲以爲盛
世侈故言不必同要之乎自命體不必同要之乎爾
雅聲吾取其亮而不浮氣吾取其宏而不冗意吾取
其旨而不譎以爲如是士足以憑矣昔周之盛康王
所以命保釐者惟曰辭尚體要我 國家弘正之間
以及嘉靖之初文何渢渢盛也逮後數變愈奇而愈
以漓矣竊不自量庶幾哉挽而之正以求所謂長盛
而不衰者是余之志也夫劉君曰是編爲日升所究
心即以式天下士可乎曰吾以閩士式閩士非以吾
式天下士且閩一變耳烏乎敢如傳之通邑大都有
王春常集

卷之九

十五

元
三百九十九

縉紳先生者視而印可之儻亦閉門造車之意乎則
非吾所敢必也日升爲劉君名以詩魁南宮者

江西觀士錄序

御史職觀風夫風胡以觀也起青瑣之末搏羊角而
上是難物色也而往往得之於其聲若比類而觀則
莊生所謂籟是已是以先王省方首命太師陳詩
以觀民風而孔子亦曰詩可以觀夫詩特六經之一
也今 天子以經術取士士之尤穎脫策功名致卿
相者吐幽攄精率繇此進是不爲人籟之至乎不佞
蓋承乏江右江右楚東偏地耳又多高山大川沃壤

無幾民綉錯而居儉勤織畜黠吹竽六博鬪雞走狗
之好而獨專於治文 高皇帝時取士常當天下半
蓋世所稱文藪理窟云不佞每所至郡循故事命有
司簡士而試其文輒錄其尤者合而梓之得若干篇
夫士何能究其用於一日之長而不佞亦安敢謂當
吾好者足盡江右士乎要之其大要可觀已今其文
具在覽者若見其勤而思實而濟腴而不華庶幾哉
猶有洪永間餘風也夫士不云民之秀乎持是其於
觀民也思過半矣

廉峰先生時義序

王奉常集

卷之九

十六

三百八十一元

直指使者廉峰楊先生按部入閩刺舉之暇尤屬意
斯文始下車梓有廉峰論草則八閩士爭喁喁嚮風
矣最後出所爲時義以示諸藩臬左伯陶君請付刷
氏與論草並傳先生曰不可夫義以時稱明非永永
可傳物也吾所爲時非今時矣是安得與論比世懋
時在末坐忝有典文之責乃起而對曰唯唯否否夫
文即異裁有不從性靈得者耶綺縠之肆歲變月更
長袖大帽朝游乎都市小冠急袴晚而改觀物不從
性靈得者有之耳時乎時乎寧可以文例乎蓋前代
多用詩賦我 國家獨取宋經義而更飾之搆爲別

體以示一代之制故稱時焉遵 昭代也非謂夫時
時可變也而今之經生不務澤於道義祛篋一二史
漢之言習爲套語且以號於衆曰此新體也翕然宗
之至移爲險仄淫哇而不自知是欲以性靈之物而
綺縠之冠服之不佞竊有惡焉方日訓飭以歸大雅
而愧無以爲身教者曷若即先生之義請爲士子一
矜式乎夫文患非其至耳王少傅唐瞿二太史之文
至今在也先生安能以非時病之也於是諸藩臬交
口謂世懋言是先生不得已而授左伯世懋退而卒
業焉見其體莊而義正意玄而辭達骨峻而肉勻渾
王奉常集 卷之九 十七 朱 三頁一

孫氏文稿序

文融爲舉子未第時屬不佞需次都下已相慕愛數
過從移日好商騭古詩文上下千百載間語一當輒
大喜去文融雅不好時人語若不經意舉子業即不
佞亦忘文融之業舉子歲甲戌會試文融以文中率
爲第一人 不佞始從得其文讀之其言雖不詭於制

要自非時人語也已官客部爲同舍郎益相習驩甚
引商刻羽之暇因悉示所擬應制文亡慮百十篇不
佞又伏讀之皆湛思匠意不落蹊徑亡異應制時言
也不佞乃爲次第而論曰文融而覩夫荆山之璞乎
剖而夜光琢而瑚璉出夏入商固天下重器也然不
必於重器而後知即以命工尹於鍼秘試宋人於楮
葉苟當於用其爲溫然而燁然者故在耳夫文融於
文玉也璞於未第一且設九賓而享之庭則玉理見
焉異日者之不朽於經國之言固其家瑚璉也若其
含古意於趨時造玄旨於就率一言一字即亡裨於
王奉常集

卷之九

十八

三十一

文融之重要自溫如也燁如也識者已知爲不凡器
矣不佞蓋竊自哂與文融交名好古而爲序應制文
文應制尊時也而不佞之爲不時久矣又烏知而序
之雖然西域賈胡不能名中國之器用足楚士何知
秦皇帝璽乃其必爲美玉而必不爲瑊珉則其於知
未能或之先也文融當吾言爲復喜否

09697

文融之重要自溫如也燁如也識者已知爲不凡器矣不佞蓋竊自哂與文融交名好古而爲序應制文文應制尊時也而不佞之爲不時久矣又烏知而序之雖然西域賈胡不能名中國之器用足楚士何知秦皇帝璽乃其必爲美玉而必不爲瑊珉則其於知未能或之先也文融當吾言爲復喜否

